

# 流水落花

◆ 重说潘金莲

张宇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# 流水落花

◎ 雷牧

卷二



1997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 
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基金资助  
中国作家协会“庄重中国文学奖”  
中国作家协会“庄重中国文学奖”  
中国作家协会“庄重中国文学奖”  
中国作家协会“庄重中国文学奖”

# 流水落花

◆ 张宇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流水落花：重说潘金莲/张宇著.—郑州：河南文艺出版社，1999

ISBN 7-80623-173-0

I. 流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27125 号

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 
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 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.375  
字数 96000 印数 1—20000  
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价 1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## 引 子

还在我小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读《水浒传》。那时候只是上小学五年级。我因为入学太早，个子太低，总坐在第一排正中间。这个位置我一直坐到初中毕业。这真是一个好位置，我可以把课外书直接拿出来大模大样地放在书桌上，甚至立起来就靠在老师的讲桌上。这样，我永远抬着头，就像听老师的讲课一样，有滋有味地看我的课外书。老师不可能低下头来还要把脑袋勾下来——只有这样，才能够发现我的小把戏。我就是这样在上小学到上中学，读了许多的课外书……

不过，我从小看《水浒传》时，并不是看正版的文字书，正版的文字书不认识的字太多，我看的是连环画。现在回忆起来，就像如今的电视连续剧一样。《水浒传》呀，《岳飞传》呀，真让我着迷。一个农村的孩子，没有钱买书，在那个时候能够借到这种连环画的小人书看，真是一种说不出的欢乐。

重说潘金莲

还有一个原因，我从小那么着迷看《水浒传》，是因为我父亲常常对别人说少不看《水浒》，看了《水浒》肯打架，老不看《三国》，看了《三国》肯骗人。这反而使我觉得更应该看《水浒传》了。现在想起来，也算一种逆反的心理吧，大人们不让干的事情，就偏偏要去干哩。

我第一次看《水浒传》时，就曾经在心里替潘金莲打抱不平。你说人家潘金莲坏，不和武大郎好好过日月，偏偏要和西门庆相好。但是，为什么让人家潘金莲这么漂亮的女子嫁给一个丑男人武大郎呢？我当时就想，潘金莲嫁给武大郎肯定是大人们逼着她哩，肯定不是她自觉自愿的呀。我就试想，如果你们这些大人能够让潘金莲嫁给武松，潘金莲一定再也不会和西门庆相好的。那是一个少年人，第一次为潘金莲的命运鸣不平。有时候就合上书本，心里久久地想着，如果让我做主，我一定要把潘金莲嫁给武松，一个漂亮多情，一个文武双全，这是多好的一对夫妻呀……

后来长大了，才慢慢明白这世上事情是很复杂的，往往是好事情并不一定有好结果。世上的事情往往与人们的想像正好相反呢。就像

大人们常常说的那样，这人间的姻缘常常是有好汉没好妻，丑八怪才娶个花滴滴哩。特别是在具体生活中，不断看到由于各种原因，不少像潘金莲一样漂亮的女子，竟然一个一个真的嫁给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。我就不断地问自己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我不能够回答自己，也没有能力回答自己。因为我虽然个头长高了，心智并没有打开，久久参不透这人间的苦情……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特别是随着自己在生活中的坎坷经历，许多事情就慢慢地想开了。我已经明白，人之所以到这个世上来，其实是很偶然的。就一般的多数人来说，差不多的人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。人们能够自己设计的也只是一些生活细节罢了，而自己的命运走向，竟然大多是无法料想的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人生才会有许多生花妙笔。我常常问自己，我们知道从哪里来，那就是生，我们也知道到哪里去，那就是死，但是从生到死这个过程，就是一笔糊涂账了。这糊涂账，难道就是人生的全部内容吗？

这时候再回头看《水浒传》，就有了别的想法了。再也不挑剔书中的人物命运，只是觉得人物在命运中的发展缺少合理化的有血有肉的

过程，常常觉得《水浒传》过于粗糙，也流于简单了。有时候就想，我有责任让我喜爱的人物重新回到具体生活中，再认真地有血有肉地生活一回。如果能够这样，也不冤枉他们来世上走这么一趟了，也圆了我童年的梦想……

于是，我就觉得潘金莲开始嫁给武大郎时，应该是满心欢喜的。因为我想像着武大郎长得并不丑陋，和弟弟武二郎武松一样俊得让人帅气。他和武松亲兄弟两个，怎么会长相区别那么大呢？完全是施耐庵写《水浒传》时，为了区分众多的人物形象，故意把弟兄两个漫画成一高一矮一俊一丑。又为着什么善恶分明，把潘金莲的情人西门庆，写成一个花花太岁，甚至写成了一个流氓和恶棍。如果当初潘金莲一眼就看出来西门庆是流氓和恶棍，她就不会和他相好了。我不同意这种写法，武大郎成了一个让人厌恶的丑男，武二郎成了一个英俊的帅哥儿，西门庆则成了一个恶棍，潘金莲也成了荡妇。完全是由于施耐庵笔下这么一不小心，轻轻这么一打滑，就铸成了千年的冤案，真相一直不得重见天日……

其实呢，我猜想着并不是那么回事儿……

1

潘金莲原是大名府人。七岁上父母相继亡故以后，家道也如秋风落叶一样败落下来。由于她长得聪明伶俐，欧阳府的家乐班就收留了她。从此，她开始习艺，当了小小的歌女。你看，这命运也够不幸了吧？但是，由于她资质好，学遍琴棋书画，样样出众，在十二个歌女中，深得欧阳夫人的宠爱。按欧阳夫人的意愿，这十二个歌女全取艺名，只保留个人的姓在前边，都叫什么什么莲的，正好拼成了十二朵莲花。那时候欧阳府家乐班的十二朵莲花，已经红遍了大名府。潘金莲也以她才艺双绝，出水芙蓉一样名动府城。如果不出意外，潘金莲就是另一种命运了……

但是，平空飞来横祸。由于欧阳府的少爷在东京犯案，欧阳府突然间就败落了。欧阳府一败落，家乐班没钱养了。而且欧阳夫人为兑银子去救少爷，就狠心出卖这歌女“十二朵莲花”。一时间来钱就走人，什么也不管了。这十

二朵莲花自然是卖得天女散花一样，姐妹们从此你东我西天各一方，再也不得相见。潘金莲呢，她和白玉莲被一个张员外买走了。原想着这张员外出手大方，一买就是两个，也是大名府的富贾呢。没想到这张员外却是阳谷县人，由于跑生意才来到大名府，偶然碰上欧阳府出卖歌女，张员外因为贪色一下子就买了两朵莲花。等到潘金莲和白玉莲坐到人家车上，一步步走出大名府，来到荒天野地，她们才明白自己被卖到外乡了。

张员外带着两个歌女回到阳谷县城，马上就张扬起来，遍请阳谷名流，来张府听歌。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，这消息传遍了阳谷县城……

那时候西门庆正在练剑，他的管家李梦平走来说：“爷，张员外请你过府。”

西门庆收剑在手：“什么事情？”

李梦平笑笑说：“听说他从大名府买回来两名歌女，请人去听歌。”

西门庆笑笑说：“他那破笼子，能够养出什么好鸟来？”

“不过，听说花几百两银子哩！”

“猪就是猪，啥时候也充不了象。”

“那是，他迷的还是色。”

“一个老色鬼罢了。”

“不过听说两个歌女都是才艺双绝，那个叫潘金莲的格外出众哩。”

“哪儿的歌女？”

“听说是大名府欧阳府的家乐班。少爷犯案了，卖人兑银子，让张员外碰上了。”

西门庆说：“欧阳府的家乐班？那可能不俗。那好，去看看吧。”

在阳谷县城，西门庆是首富。他不仅占有许多土地，还开有钱庄、酒店和丝绸店，生意做得很大。而且人又年轻气盛，不仅善于理财，而且还会武功，在阳谷县城也算人物。别说一般的乡绅，就是县官陈伯元，也让着他三分。人做到这份儿上，他自然也感觉良好，一般的场面请他还请不到哩。今天他主动走进张府，张府家人也觉得特有面子，连忙迎着就往里请。那时候张府里已经很热闹了。他随着下人一直走到张家后花园，远远就听到了琴声，跟着琴声，西门庆走过去，一眼就看到正在弹唱的潘金莲，果然是才艺双绝。世上竟然有这等女子，他惊呆了……

花园里一片欢闹……

西门庆回过神来，悄悄地走过去，静静地坐下来，开始听歌……

潘金莲唱过一曲，忽然想到什么一样，暗自一笑，继续弹唱：

我有一只船，  
一人摇橹一人牵，  
辛苦劳作拉纤去，  
忙完安然摇橹还。  
哪个猜得穿？

西门庆明白这是歌谜，只见众人叫来叫去，也无人猜得……

张员外双手击掌，哈哈大笑：“好，好好，有趣得很，哪个猜得？我给银子！”

西门庆冷冷笑道：“墨斗！”

众人起哄问：“真是墨斗？”

潘金莲点头一笑，认下来，又接着唱：

我有一间房，  
半间租与法转王，  
有时射出一线亮，

天下邪魔不敢当。

请你猜端详？

众人猜不出，纷纷回头来看西门庆，连张员外也笑望着西门庆，请他来猜……

西门庆淡淡地说：“墨斗！”

众人起哄：怎么还是墨斗？猜错了猜错了……

潘金莲却点头一笑，又认下来，接着唱：

我有一张琴，  
琴弦藏在腹，  
凭君马上弹，  
弹尽天下曲。  
谁人猜得出？

张员外笑着说：“西门大官人，这一回不是墨斗了吧？”

西门庆不动声色地说：“还是墨斗！”

还没等众人回问，潘金莲已经走到西门庆身前，欠欠身说：“请恕小女子张狂。”

这就是潘金莲第一次见到西门庆，一下子

就把西门庆迷住了……

回到家，西门庆就叫来李梦平，问他：“梦平，潘姑娘的身价多少？”

李梦平说：“回官人，听人说是五百两。”

西门庆说：“你去办吧，我出一千两。”

## 2

在阳谷县城，张员外虽然也是个富户，也有土地和生意，但是还没有做到西门庆这种地步，再加上张员外人又老又粗俗，西门庆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。原想着花一千两银子，自然就能够把潘金莲买回西门府上。没想到，李梦平拿着银票走进张府，又拿着银票拐了回来……

“怎么，一千两还不行吗？”

“回主人，张员外不卖。”

“多少钱才卖？”

“这话我也说了，张员外笑着说多少钱也不卖。还让我捎话给你，让你不要夺人之爱。”

西门庆冷冷地笑笑说：“那就不买了吧。”

李梦平深知主人的为人，不达目的决不会

干休。想了想，就试探着问：“主人如果真要的话，那就想办法让他自己把潘姑娘送来？”

“对，让他自己送过来。”

“聚仙楼丝绸店是张家的命根子。”

“梦平，咱要公平买卖，你去安排一下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们的丝绸减价出卖。”

“减价多少？”

“先减两成。”

“张家也减呢？”

“我们再减。”

“减到后来呢？”

“吃掉他，把聚仙楼给我一下子盘过来！”

就这样，一个月后，聚仙楼垮下来了。但是，张员外也不是好惹的主，为了拼西门庆，暗里倾尽家财，到大名府又进了一大批丝绸，他想与西门庆放手一搏，最后击败西门庆……

“主人，货已经在路上了。”

“梦平，消息可靠？”

“消息可靠，张员外倾尽家财，到大名府办的上等好货。”

西门庆阴笑笑：“梦平，到时候了，你去办吧！”

李梦平问：“抢了？”

西门庆摇摇头说：“不是抢，是烧了！”

“烧了？”

“对，烧了！”

西门庆又说：“梦平，记着，不要在阳谷县境内做。”

“这个我懂。”

李梦平不敢再问，他明白主人下手从来比谁都狠，主意已定，决不会改悔。当夜就带上人，骑上马，走出阳谷县境，第二天就在山野之地拦住了运货的车队，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……

张员外整个人完全垮了，但是，他并没有主动把潘金莲送到西门府上……

李梦平等不及，又拿着银票走进了张府，他想着这一回怎么说也要把潘姑娘领回来了……

“晚了。”张员外故作平静地说，“你晚来了一步，我已经把潘姑娘许给卖烧饼的武大郎了。”

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张员外做主，把潘金莲嫁给了卖烧饼的武大郎……

武大郎虽然是一个卖烧饼的，却长得一表

人才，为人善良。潘金莲就想自己一个歌女出身，能这样“从良”嫁给一个好男人过平静日月，也算是好结果了。所以她满心欢喜，对未来生活充满了信心……

这武大郎本是清河县人，父母下世以后，他和弟弟二郎武松相依为命。他虽然和武松长得同样一表人才，只因小时候害病失了阳性，长大后就显得性格懦弱。这样，武大郎出门在外就经常受人欺负，还得弟弟武松出面保护。后来，武松出外投师学艺，武大郎在家就没法生活了。经常受人欺负不说，街混子们动不动就叫他“太监”，使他再也无有脸面走到人前。到后来发展到当街扒他的裤子，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这才经过同乡牛二说合，武大郎远走他乡，到阳谷县城投奔卖烧饼的齐叔。

那时候齐叔已经上了年纪，早已经不在江湖上闯荡，也没有了年轻时候的洒脱，在阳谷县城的紫石街上守着一个烧饼铺子和自己晚年的孤独。他早早就死了老伴，正过得凄惶。冷不丁一个同乡的后生晚辈来投靠他，就觉得自己还很中用，自然喜欢得很。从此对待武大郎就像亲生儿子一样，这才使武大郎感到了人生的